

烟

海 涛



硝烟

海 涛

安徽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伟大的淮海战役为时代背景的长篇小说。

在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我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将国民党徐州“剿总”的几十万军队一举围歼，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光辉胜利。作品通过对蟠桃寨军民的描写，形象地再现了淮海战役这一阶段的生动场面。反映了我军英勇作战的精神和广大群众奋勇支前的情景。

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长瘸腿狼在暗藏阶级敌人的配合下，狡猾地潜进了蟠桃寨。作品紧密围绕追捕这个战争逃犯，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紧张的斗争，着力塑造了蟠桃寨儿童团长小亮和我军司号班长靳军的英雄形象。

作品主题思想明确，情节曲折，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插 图：杨剑华

章头图：蒋振帆

封面字：李百忍

硝 烟 海 涛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0.5 插页：2 字数：330,000

印数：65,000

1978年4月第1版 1978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2·704

定价：1.22元

目 次

第一章

1. 一张火红的传单..... 2
2. 向大炮——进攻!23
3. 瘸腿狼.....40
4. 银杏参天.....55

第二章

5. 神秘的火光.....68
6. “政委，给我一杆枪!”83
7. 挂在腮边的泪珠.....96
8. “军事顾问”.....113

第三章

9. 上火线144
10. 人桥157
11. 没有受伤的“伤员”169
12. 瞎子坦克178
13. 暗堡187
14. 不设防的蟠桃寨204
15. “会师”在硝烟里215

16. 难忘的一月十日	225
-------------------	-----

第四章

17. 瘸腿狼失踪了	242
18. “军事法庭”	250
19. 阴森的狮子院	264
20. 胖小儿和他的爸爸	284
21. 农夫和蛇的故事	298
22. 战线南移	313

第五章

23. 会叫唤的大炸弹	334
24. 春联的风波	357
25. 不太平的太平年	369
26. 夜猫子进宅了	384
27. 一闯狮子院	399
28. ? ? ? ? ?	410
29. 三十二颗醉枣儿	423
30. 两条腿的大草狼	432
31. 花灯节的枪声	445
32. 血染青松	461

第六章

33. 二闯狮子院	478
34. 节外生枝	497
35. 一本残缺的战地日记	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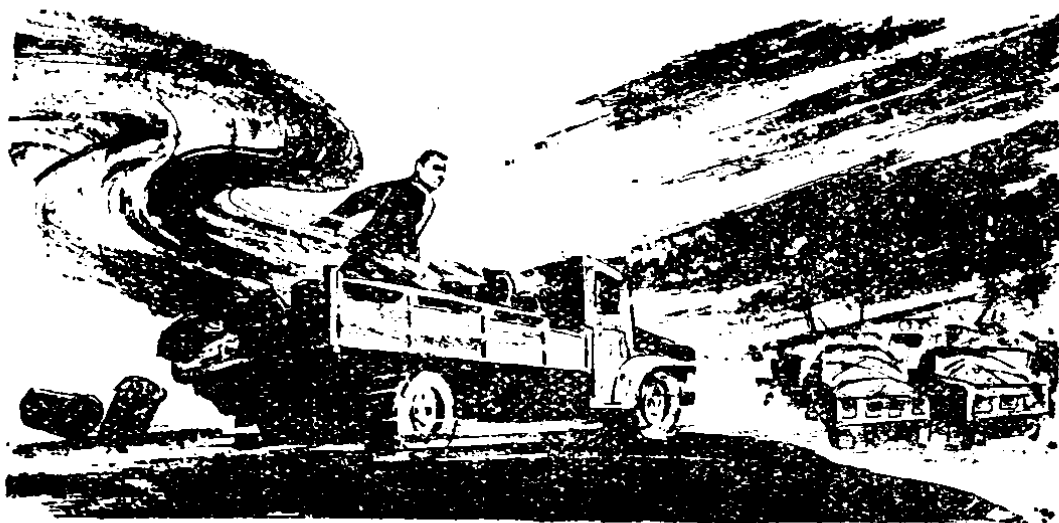
36. 特殊任务	517
37. 云龙堡的奇遇	527
38. 在军事管制委员会里	547
39. 野味斋	557
40. 云龙山上	570

第七章

41. 收破烂儿的六轮卡车	590
42. 三闯狮子院	608
43. 蟠桃林中的硝烟	624

尾 声	641
-----------	-----

第一章



1. 一张火红的传单

淮海战场上的漫天风雪，迎来了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个黎明。

天，就要亮了。

在解放军的包围圈里，蒋匪军的阵地上一片沉寂。凛冽的阵阵寒风，夹着片片鹅毛大雪，填平了深深的弹坑，盖住了炸翻的战车，交错的工事和纵横的堑壕也只能看到一个轮廓。只有那棵屹立于风雪之中的千年银杏树在迎击着呼啸而来的北风……。

在敌八十八师防地——银杏湾的一个地屋子里，破芦席上睡着二十多位乡亲。人们三三两两地偎在一起，靠着身上的体温取暖。突然，一个滴溜溜的雪旋风猛地扑进了地屋子的篱笆门，冷风和雪花一齐钻进了人们的衣领，于是，一阵彻骨的奇寒，把睡在破芦席上的人们冻醒了。地屋子里马上响起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和轻轻的呻吟声……

这是蟠桃寨的二十多位乡亲。

小亮从冰凉潮湿的地下爬起来，从破棉袄的口袋里摸

出一颗步枪子弹，借着越来越亮的曙光，在靠近篱笆门边的黄土墙上又深深地刻下了一个道道儿。

自从被徐州城里溃逃出来的蒋匪军第八十八师掠进银杏湾以后，这是小亮每天必定要做的一件事情。现在他数了数土墙上的道道，一共有二十六道了。

土墙光溜溜的，六尺多高，两丈多长。不过，谁也说不清它到底有多厚。因为这是一所地下室。小亮和关在这里的二十多位乡亲，管它叫“地屋子”。对面的西墙上，有一个凹进墙里的方洞，那里放着一盏用生铁铸就的油灯碗儿。灯油早就熬尽了，灯捻儿早已烧焦了，乌黑的棉油，顺着土墙淋下来，一直淌到散发着霉气的地下；油烟燎出的漆黑痕迹，顺着土墙飘上去，一直飘到用秫秸搭成的屋顶上。这一切都告诉人们：淮海大战爆发以前，这里是银杏湾的人们守夜的地方。那些被保长逼着出来打更巡夜的庄稼人，曾经在这里紧紧地围着一堆棉柴火，吸着呛人的茄子烟，熬过一个又一个隆冬腊月的寒夜，盼望着雪后的晴天……。

小亮从土墙跟前后退两步，歪起脑袋，以鉴赏的眼光端详着自己的“雕刻艺术”。墙上的道道分成了几排，恰似一个个整整齐齐的方阵。小亮看着手里的那颗闪闪发亮的子弹，抿着嘴唇略一沉思，顿时起了一个念头。于是，他一步跨到土墙跟前，有力地挥动着胳膊，画出了一个戴着大沿帽儿的国民党军官，脖子上套着一条带有活结的粗麻绳。接着，他又用粗犷的笔触，很快地勾勒出一位解放

军战士的形象。这位战士尽管稚气十足，但是却显得十分威严，粗壮的一双大手，正紧紧地拉住绳子的一端。他把子弹装进棉袄上的口袋里，满意地笑了。

小亮戴着一顶用灵貉皮缝的护耳棉帽，毛茸茸的帽舌一直压到眉梢。这是一张方方正正的脸盘儿。两道黑眉飞向鬓角，一双大眼火辣辣的，微微抿起的嘴唇儿流露着战场上的孩子特有的钢火气质。由于家境贫寒和炮火连天的环境，使这孩子过早地踏进了生活。所以，这张清瘦的脸盘儿上又添了一层少年老成的色彩，使得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好象又增加了两岁……

小亮一回头，发现爸爸坐在地下的破芦席上，嘴里噙着旱烟袋，在静静地望着自己，便说道：“爸爸，咱们给遭殃军抓进来二十六天了！”

爸爸刚才看着孩子的小手挽花儿似的灵巧挥动，心里禁不住暗暗赞叹：“这个小鬼头，想得可真巧妙！”他听了小亮的话，微笑着默默地点了点头，拿下了嘴里的旱烟袋，说道：

“是啊，快够一个月啦！……”

小亮的爸爸名叫岳冬青。他是一位威风凛凛的淮北大汉。一张黑红黑红的方脸盘上，棱角分明地雕刻着剑眉、大眼、阔口、方鼻。在自己人面前，脸上时刻挂着亲切的笑意。战争爆发以前，他是芦花河一带挺有名气的铁匠。大人娃娃，都知道印着“岳记”钢戳儿的刀铲锄镰，钢火最硬。岳冬青经常推着一辆铁匠车溜乡串街，深深的车轮

辙印，印遍了芦花河两岸的大小村落和乡间大道……。大多数乡亲，都以为他是个凭手艺吃饭的铁匠，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个推着铁匠车的和和气气的铁匠，是我军第三军分区的老交通员。

十二月五日那一天傍晚，他和盛大伯带领着二十多个民兵——其中包括蟠桃寨的儿童团长小亮和他的伙伴儿山豹——正打算去挖掘拦截敌人坦克的大沟。刚刚走出村寨，突然被从徐州城里溃逃出来的敌八十八师师长瘸腿狼率领的遭殃军围住了。原来，狡猾的敌人怕在撤退途中，被民兵咬一口，所以从两侧对蟠桃寨进行了迂回包抄，除了已经安全转移的乡亲们以外，他们全部落入了敌人的魔掌。不容分说，二十多个人肩膀上立刻压上了子弹箱，还有强盗们沿途抢来的大小包袱，被匪兵们的刺刀威逼着，离开蟠桃寨，一直走过芦花河，来到了银杏湾。到现在，整整二十六天了。

地屋子外面，狂怒的风雪打着尖厉的唿哨，在撒野，在飞旋。这种风雪交加的日子，已经持续了十天十夜。从地屋子的篱笆门望出去，辽阔的淮北平原，远近的村落田野，被风雪妆扮成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

此刻，一阵紧似一阵的风雪，不断地穿过破破烂烂的篱笆门，扑进昏暗的地屋子里来。靠在北墙根上的盛爷爷拍拍落在破棉袍上的雪花，慢腾腾的自言自语地说：“几十年没有经见过这么大的雪了。天上的玉龙又斗架了。”

小亮奇异地问：“盛爷爷，玉龙斗架就下雪呀？”

盛爷爷笑笑说：“天上的玉龙斗架时抓掉的鳞甲，落下来就变成雪了。常言道：‘天上玉龙斗，改尽江山旧。’要改朝换代啦！咱们穷苦人扬眉吐气的日子就要来到啦！”

小亮被逗笑了，乡亲们也被逗笑了，大家都十分信服盛爷爷这最后一句话。被掠进包围圈以前所听到的胜利消息，早就坚定了人们的必胜信念。这几天，那阵阵轰鸣的炮声，他们听来，就是象征着冬去春来的滚滚惊雷！

盛爷爷伸出枯瘦的大手，咳嗽着，拉了拉棉袍。忽然，棉袍底下有人响亮地打了一个喷嚏，接着，便猛地钻出一个刺猬似的脑袋来。“刺猬”伸手掀掉爷爷给他盖在身上的棉袍，一眼望见东墙上的那幅壁画儿，高兴地叫道：

“嘿，真带劲！亮哥，叫解放军再勒紧绳子，把这个遭殃军送回他姥娘家去！”

这个“刺猬”就是山豹。

岳冬青听了山豹的话，笑着说道：

“这包围圈里的遭殃军，是霜打的蚂蚱，反正蹦跶不了几天啦！”

大家听小亮爸爸这么一说，都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被掠进包围圈里以后，这二十多个人，夜晚被关进地屋子饱尝彻骨严寒的折磨。白天呢，被敌人用刺刀逼着铲去积雪掘冻土，修筑战壕。在严密的监视和封锁下，他们无法知道包围圈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不是那个看押他们的匪兵杨老三透露点风声，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解放军已经把几十万敌军“包了饺子”呢！这些天来，大家为了一个

共同的问题费尽了猜疑：解放军把敌人围困了整整二十六天，为什么迟迟不发动总攻？这实在是一个难解的谜啊！

“爸爸，”小亮又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解放军怎么还不吹冲锋号呀？”

山豹伸开冻得象紫萝卜似的指头，一把抹掉刺猬头上的雪花，撇着咀说道：

“唉，头发都等白了！”

地屋子里腾起一阵轻轻的笑声。爷爷一边拉起棉袍给山豹盖好，一边焦虑地问道：

“冬青，这帮东西饿得三分象人，七分象鬼，为什么还每天给咱们送来一桶半桶的麦苗汤，叫咱们这么死不了，活不成地零受！龟孙们到底玩的什么鬼八卦？”

岳冬青的一双剑眉，紧紧地锁起来。这个问题也是他这几天反复思考着的一个问题，至今还没理出个头绪来。听见盛爷爷的问话，便缓缓地说：

“大伯，黄鼠狼给鸡拜年——安不了好心！这个瘸腿狼师长不是个省油的灯。我猜摸，这麦苗汤的后面，一定有什么名堂！”

乡亲们都点头说：

“对，瘸腿狼葫芦里卖的不会是仙丹！”

“咱们可要小心！”

“……”

岳冬青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冻僵了的筋骨。他那魁梧的身架，象座铁塔一样，头顶快要碰到屋笆了。他望了

望乡亲们，挥动着油锤一般大小的拳头说：

“乡亲们，不管敌人要什么花招，他们反正逃不出咱们撒下的天罗地网。我在三分区就听说过：毛主席不光指挥咱们的千军万马，连敌人也得听他调遣！解放军暂时按兵不动，没有向包围圈里发动总攻，一定又是毛主席的神机妙算。等着瞧吧，用不了多久，毛主席就要指挥着咱们的军队拉大网了！到那时，嘿，不管它什么鱼鳖虾蟹，给它来个一锅烩！”

乡亲们听了岳冬青的一席话语，望着小亮刻出来的那幅画，都在心里默默地呼喊：

“解放军，亲人，快发动总攻吧！”

地屋子外面，西北风还在逞凶发威，“呜呜”地吼个不停；可是，雪花却越来越稀疏了。地屋子里冷得出奇，小亮身上的棉袄太单薄了，冻得他上下牙直打架，拉也拉不开。爸爸摸了摸他那冰凉的双手，伸手就要脱棉袄。小亮一见，急忙说道：

“爸爸，别脱，你会冻病的！”

山豹的刺猬头又从爷爷的棉袍底下钻出来了。他朝小亮挤挤眼，说道：

“亮哥，这里暖和，快过来！”

在蟠桃寨里，人人都知道，小亮和山豹是一对最要好的伙伴儿。论年龄，两人同岁，小亮才比山豹大一个月；论身量，一般高矮，他俩经常换鞋穿；夏天，两人一块下地割草，一块上坡拾柴；秋天，一起钻进棉花地里捉“靛

颀儿”、逮鹌鹑，一起跳到芦花河里摸泥鳅、剪芦缨。在儿童团里，他俩经常同站一班岗、同送一封信。小亮的影子是山豹，山豹的影子是小亮，这个一打闪儿，那个就不远；这个烧一只麻雀吃，也忘不了给那个留一条大腿……。

山豹掀开爷爷的棉袍，小亮钻了进去。嘿，这里还真暖和！他俩紧紧地偎着爷爷的身子，把头伸在外面，活象藏在老母鸡翅膀底下的两个小鸡娃儿。

山豹问道：“亮哥，还冷吗？”

“不冷了。”小亮说，“解放军快总攻吧，到了那时，咱们就不用在这里受冻挨饿啦！”

“叫我猜呀，解放军说不定今天就要总攻！要不，明天也行。”

“要是后天呢？”小亮问道。

“不行！”山豹高声大气地反对起来，“后天？谁等得及？咱们的儿童团，还等着你这个团长回去带兵打仗呢！难道你就不心焦？”

“我不心焦？哼，我恨不得一翅子飞回去呢！咳！……”

两个孩子躺在棉袍底下，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一会儿，都模模糊糊地睡着了。突然，“嗒嗒嗒！嗒嗒嗒！……”一阵激烈的机关枪声传来。睡梦中的小亮以为解放军来了，“腾”地跳起来，喊了一声“解放军来啦”，拔腿就朝地屋子的篱笆门那里冲过去。刚刚蹬上黄土台阶，猛然觉得有人拽住了自己的棉袄。接着，就听见爸爸在他

身后说：

“小亮，快醒醒！”

一阵细碎的雪花扑到了小亮的脸上，他双手扶着篱笆门，清醒了过来。背后，山豹正“吃吃”地笑呢！唉，门外，哪里有自己的日夜盼望的解放军？只有那个披着破毯子的匪兵，胳膊窝里夹着一支步枪，正象个鬼影似地在雪地上踱来踱去。这时，那个家伙听到了小亮的喊声，“咯吱咯吱”地踩着地上的积雪，来到地屋子门口，象条野狗一样冲着小亮吼起来：

“妈的，你嚎丧呀？……”

乡亲们没有理他，这个家伙又不干不净地骂了几句走开了。乡亲们对这个家伙非常熟悉。自从被关进地屋子以后，在门口换班站岗的，除了一个叫杨老三的匪兵外，就是这个披着破毯子的瘦鬼。杨老三来站岗，不这么凶声凶气地喊叫，有时还给乡亲们一点方便，看样子是个老实的庄稼人被抓丁抓来的。可是眼前的这个家伙，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你看他那长相，活象一只猴子：中间宽、两头窄的一张刀削脸上，长着两只骨碌碌乱转的小贼眼儿，眼白儿通红，眼边儿烂了一圈。乌龟壳似的钢盔底下，露出了一绺绺乱七八糟的长头发。下巴上、腮帮上长满了乱糟糟的胡子，和两鬓耷拉下来的长头发扯在一起，快把一张猴脸挤没了。剩下的一小块脸皮，又白又黄，就象荒草丛中露出一片碱滩。小亮和山豹第一次见到这张怪里怪气的鬼脸，就直恶心，马上送给他一个十分恰当

的外号：毛脸猴。

毛脸猴象一条饿狼似的，又贪婪，又凶残。小亮经常看到他在给地屋子里的人们送饭时，把一双邋邋的黑手伸进铁桶里，捞走了清水汤里仅有的几块红芋，狼吞虎咽地塞进自己的那张蒲包嘴里。他押着乡亲们修筑战壕时，不允许人们有一刻喘息的空儿，谁要直一直酸疼的腰背，枪托立刻打来。有一次，爸爸看到小亮的右脚冻裂了，鲜血直淌，便撕下一片褂襟，替小亮包扎一下。布条还没包到小亮脚上，毛脸猴的枪托便恶狠狠地打了过来。晚上，回到地屋子里扒下棉袄一看：呀！爸爸肩胛骨上一片乌青，淤血的地方肿得老高老高。

小亮和山豹真恨这只毛脸猴啊！他们听到这个家伙恶狠狠的叫骂，真想把握得紧紧的拳头伸出篱笆门，在毛脸猴的鼻子上狠狠地砸他一家伙。可是，爸爸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小亮和山豹悄悄地说过，一定不要乱动，记下这个东西欠下的一笔笔债，到时候叫他连本加利一齐还。此刻，小亮望着响枪的方向对山豹说：

“等解放军攻进包围圈，逮住这只毛脸猴，咱们非牵着他玩猴爬竿儿不可！”

“哼，”山豹叫了起来，“还得叫毛脸猴翻跟斗、拿大顶！”

小亮一听，捂着嘴巴笑了起来。毛脸猴听到两个孩子在骂他，气得扭歪了猴脸。脚下的那双美国造高腰牛皮鞋在雪地上跺得“喀喀”响，咬牙切齿地怒骂着，朝小亮和